



美之意味

■孙关鑫

一束悖谬之光，为追求微妙而发出的命令，已注定让它的奇想发出毫光：无足轻重，但有趣味。

——约翰·阿什贝利

人类从起源至今，一直没有放弃对存在意义问题的追问和对美本身的思考，多方言论各执一词。宇宙之间纵使浩渺，也为着这些闪烁哲学思想的群星而熠熠发光。

我偶然间看到叔本华的哲学理论，突然明白了美存在的意义。

他的悲观主义主张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，会有新的欲望，虽然满足时会有短暂的快乐，但是人生中满足的快乐往往只是一瞬间，剩下的就是新的欲望不被满足的痛苦，所以人生的主旋律大多数是痛苦的。即使这个理念听起来过于消极，但细想也不乏一定的道理。人穷极一生都在追寻生命的意义，有的人选择了活在当下感受生活，有的人陷入虚无主义，无论出世还是入世，都是个人的选择罢了。

加缪说：“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人生无意义的勇气。如果你一直在找人生的意义，你永远不会生活。”漫长的时光中，欲望的枷锁悬在每个人的头上，我们意识到，大部分人都只是普通平淡地过完自己的一生，并非每个人都能如释迦牟尼一样摒弃欲望、超脱尘俗。而在没办法逃脱欲望的前提下，有一种方式可以逃离不被满足的痛苦，那就是审美。

审美是无功利的，当你在欣赏一件你认为美的东西的时候，获得的是纯粹的心灵快感，是不带任何利害和功利的享受。就像人们觉得痛苦无处消解的时候，抬头看蓝天白云、树木花朵，便觉得缓解一些。这些大自然中纯粹美的事物带来的感动，是哲学逻辑里唯一无法解释和定义的。抑或是你沉浸在一部电影所创造的世界中，被其情节和情感打动，即使影片结束，思想也还在它的回响中荡涤。

美所带来的力量有点类似于乌托邦，能使理想世界中贫瘠的土地发芽、干涸的泉眼涌出智慧的水源、迷茫的船驶向灯塔。

从古至今亦如此，当人们为第一首乐曲起舞时，美便产生了。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文学、摄影……远在这些名词被人们熟知前，艺术与美学交融的火光便存在于每个人的意识中。从康德《判断力批判》的审美共通感，到肯尼特《传统美学是否基于一个错误？》中艺术的意义在于用法，哲学家们一直在尝试给美学以定义。后来人们发现，美学的特殊之处恰在于它不可定义的特性，于是，只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停地思考与攀升。

思及此，原来在不同的时空，我们也可以和哲学家的思想产生交集，这种延续与对话，某种意义上或许也是美学对于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种救赎。

夏日的光

■李嘉臣

你起来了
温柔地抚摸着
我喜欢你这温暖
赋予我生的希望
晌午了
你我穿梭在那片森林中
你逐渐变得烈了
似那天边的一匹烈马
你一声长嘶
高扬前蹄
朝那天边奔去
奔腾呀
欢呼呀
那是胜利的光呀
你去了
我站在那片树林的尽头
久久伫立
望着昔日的你
呼吸着暗哑的香气
聆听着那天边的钟声
我相信那夜是短暂的
我相信那明日的你呀
会回来照耀那片胜利

作坊街

■何辉

二板桥岸话作坊
历经百年满沧桑
曲径通幽好去处
双创精扮换新装

易逍遥

■祁若茜

我听见涛声拍岸
我看见雨雀停檐
可依然期待着
雨落芭蕉，海燕盘旋

我听见春日惊雷
我看见夏蝉林荫
但我已经如愿了
四海清平，山河无恙

我听见刀鸣箜篌
我看见金戈铁马
可我忆起少年时
跃马扬鞭，马蹄如雷

我听见花开花落
我看见雁去南归
但我独捧一抔土
经年回想，似曾燕来



泡桐花开

■尚纯江

谷雨前后，百花次第开放，花开花落，让人目不暇接，说是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，一点也不为过。到了四月，泡桐花唯恐错过了春天，再也按捺不住盛开的愿望，一朵接一朵，一簇连一簇，漫山遍野竞相绽放，美丽的乡村被淡紫色泡桐花簇拥着，为将要降下帷幕的春天献上了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泡桐，是一种速生树种，适应性较强，耐酸耐碱、耐贫瘠，亦可田林间作。其材质优良，轻韧，防潮隔热，耐酸耐腐，导音性好，不翘不裂，易于加工、雕刻，用途广泛，可制作胶合板、航模、衬板，还可制作各种乐器、雕刻手工艺品，是家具、梁、檩、门、窗和房间隔板的上等木材。所以，豫东自古就有栽种泡桐树的习惯。

泡桐树易栽易活，在一片土壤里种下一截泡桐根，来年春暮夏初，就会长出一棵泡桐嫩苗来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家乡的房前屋后、沟坡渠畔、道路两旁、田间地头，泡桐

随处可见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速生杨树的经济价值超过了泡桐树，人们伐去了泡桐树，广植杨树，泡桐树成了稀有树种。2年前，杨树开花时节，杨棉铺天盖地，雪花一般覆盖了城乡田野，竟成了灾。人们对于铺天盖地的杨棉颇多怨怼。要求伐杨禁杨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所以，人们又想起泡桐树的诸多好处来，泡桐树渐有种植。

你看，时令一到，那摇曳在泡桐枝头的泡桐花，一簇簇，一团团，正然盛开。喇叭状的紫色花朵在枝头悄然绽放，连绵成紫色花海，尽显浓浓春意。一簇簇泡桐花绽放枝头，开得无拘无束，洒脱奔放。静静绽放的泡桐花，闪烁着紫色的光芒，惊艳了我的眼眸。花香吸引了小蜜蜂，它们在喇叭状的泡桐花里进进出出，紧张而甜蜜的劳动着。

我们村庄位于豫东平原腹地，太平沟东岸，小河环抱着村庄，泡桐树拥抱着村庄。泡桐树未开花

时，我们利用周末，在泡桐树下，举目仰望树枝，寻找“笼”了（生病）的树枝，攀上树去，除去“笼枝”，为泡桐树“治病”。

那时候，泡桐花是一种美食：摘掉的花朵，洗净了，揉去水分，下在杂面条里，柔韧光滑，清香可口，有肉的味道；揉一揉，晒干了，做成干菜或做成包子馅，也是一种美味。

泡桐花不仅有内敛而不事张扬的性格，更有泡桐树不屈不折的精神。暮春时节，繁华落尽，它悄无声息地淡然开放；它质朴低调，随遇而安地守候着自己的天地，抵御着风霜雪雨；它不随大流，不迎合时尚，坚守初心，耿直而执着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
如今，在城市和乡村，已难见到泡桐花踪影，偶尔，我在归家的路上，看到一树泡桐花开，会感到异常亲切，异常温馨。

泡桐花，是我心中一道靓丽的风景。